

ab さんご 黒田夏子

ab 珊瑚



子———著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vb さんご 黒田夏子

ab 珊瑚

[日] 黒田夏子———著

章思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b 珊瑚/(日)黑田夏子著;覃思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8

(芥川龙之介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7706-8

I. a… II. ①黑… ②覃…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8577 号

abSANGO by KURODA Natsuko

Copyright © 2013 KURODA Natsu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 in PRC reserved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URODA

Natsuk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Japan and CREEK & RIVER SHANGHAI Co., Ltd., PRC.

图字:09-2013-606号

ab 珊瑚

[日] 黑田夏子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abさんご

覃思远 译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汐 和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5 字数 53,000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706-8/I·4725

定价: 42.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71-85506965.

目 录

ab 珊瑚 / 1

皮球 / 87

民惠的花 / 107

彩虹 / 139

ab 珊瑚

做梦人

你是要去 a 学校还是 b 学校呢？每一个遇到她的大人嘴里都在问。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天了。被问的小孩当时正要动身离开那座小城，所以不管是 a 学校还是 b 学校最后都和她无关了。那从未因之而迷惘过的岔路，在半世纪过后又在她的梦中一一浮现。她极力想要看清那从未仰望过的天花板、从没踏过的地板，以及从没遇见过的孩子们那朦胧虚幻得不像是人脸的脸等等，心里格外焦躁，继而又变得格外平静。从一个毫不起眼的陌生小城的初等教育阶段起步，在那里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并且感觉自己能够将所有一切都重新来过。在漫长的岁月中挣扎许久之后才终于醒过来的她，仿佛听到了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野生的鸟儿们那彼此互相呼唤的啾啾声。

又一天早上，毫无来由地，头天晚上被剥开的多肉水果那红色螺旋状的皮散发出的香气格外浓郁。那是好不容易才触摸到了如今那种令人安静的醒来的感觉的人，从那所很早以前便已不再居住的海边小镇的小房子那淡淡的晚霞照射着的屋檐下归来的时候了。在那里，已成鳏夫的他和他唯一的孩子安静地坐在一起。该当离开的那个人离开了。父女二人自然也回归了他们理应回归的状态。他们坐到各自的书桌前，继续自己那读读写写的日常。而在那之前短暂的一段时光里，二人俱沉默不语，只是静静地沐浴在满溢于世间的晚霞中。就这样过个二十年、三十年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最该走的那个人却没有走，于是直到父亲去世了，孩子又在间隔了更为漫长的岁月之后，才终于触摸到了那红色螺旋状的果皮散发着浓郁香气、令人感觉一片安静的醒来的感觉。或者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习惯了，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梦境。

如果说这意味着无法回头的話，那么，就算那种香气在更早的某个时候便飘散，萦绕在枕头边了，那恐怕也没

意义。无论经历何种变迁，只要父女二人还有可能在一起生活的话，那自不必说了，它会一直都在。但它会随着死亡的到来而完全消失的。有些梦境，谁都不想让它出现的。——如果结局总是过于悲惨的话。

关于间隔了三十八年才相继死去的父母二人中最先死去的那个亲人的梦，在父母二人都死去之后不久的那一段时间内几乎再没有出现过。做梦人沉浸在和后死去的父亲相依为命的状态下塑造而成的自我中。或许是因为，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那么一切于她都是一种懵懂的状态。自己还不是自己，如此一来，就会感觉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了；又或者是因为，与其说是和自己无关，不如说，她觉得如果双亲俱在或是另外还有兄弟姐妹的话，那么，那样的自己其实只能说是现在的自己的敌人了。

父母二人都死去后，又过了一段岁月，早上总是会被吵闹声惊醒的她打开了梦中小屋的门，发现最先死去的母亲竟还躺在被子里。躺是躺着，但并非是命悬一线、奄奄一息的样子。“啊，原来如此，只要我开了门就能发现她

就在这里啊！”——这么想着的她，对自己长久以来持续的疏忽略感惊讶。在另一个梦境中，是父母二人带着她一起在走。走是走着，但她知道最先死去的母亲此时已经是重病在身了。母亲似乎是回到了关于病能否治好这一最终结论还没有下来的那个时间节点。而且，似乎她并不是因为做梦人本人直接的祈祷，而是出于为后死去的父亲考虑才想到要回来的。可是……世事真是难料。

路 标

据说死去的人每年还会在“三昼夜”这一天回来一次。“三昼夜”那一天，按照习俗，她一早就把要作为路标挂起来的灯笼找了出来，把它弄得就好像灵魂一样半透明，并让它摇曳着散发出灵魂一样的凄冷。那些浅白色的东西，一开始的时候不知有五个还是六个来着？不管怎么样，就家人过世之后才搬过去住的那间小屋来说也是数量过多了。人刚去世，送东西来的人也是新手。与其看着大家在该挂哪个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还不如将现有的全部都挂上，这样不仅更省事，也顺便打消了受潮的顾虑。两三个灯笼，都带有组合式的吊线。可以放在摆着鲜花和香火等供品的供桌旁。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它放在客厅和走廊之间了。

材料通常是极薄的绢或是纸，或者是绢和纸都含的。有鸡蛋形状的，也有接近于球形的。有略带浅蓝色的，也有别的。有上下的木框都被涂成黑色的，还有在白色木框上面绘了小小的菊花图案的。坠底的灯笼穗子或淡紫，或浅蓝，或是全部都是白色，或是记忆中已经彻底缺失了的别的什么颜色。那种缺失，不是因为某些人已经忘记了，而是因为夏天夜晚时分，从来就没有人能看清过。当那个习俗没有再被重复的夏天到来的时候，平坦的、总让人感觉有点脏兮兮、似乎哪里被压坏了的厚纸箱从高高的橱柜中被搬了下来。它呈现出一种自然的往里折叠的形态，那极轻的筒状空洞还带着些许前一年夏天的味道。这样的夏天，任谁都变得慵懒，轻易不愿起身动弹，任谁都会变得极其马虎，不会想着非要去把那些东西看个透彻。

本应形态各异的各种花的图案也都模糊不清了。不过反正都是秋草，所以它们并非毫不相同。于是她在脑海里想象、描绘着每种花纹的结构。但那样就很难联想到它们与木质框架的关系了，甚至和夏日被子上染的图案、字画

挂轴的运笔方式，以及很久之后甚至只有在店里才能看到的团扇画，或是某人从别人那里获取的或是并没有获取的美术明信片等等都混淆在了一起，隐没于即使在那些无常的影子中也最为无常的稻科植物的叶梢尖端。

那习俗在哪个夏天才停止，这只能根据情况来判断了。在母亲去世后大概第十个夏天到来的时候，人也好，周遭的事物也罢，都已经疲惫不堪了。死者的配偶和死者的孩子都更为接近了自己成熟的出口或入口，或者说是被无情地推着向前，在仓皇失措之中度过自己的每一天。五个灯笼并非一直挂着，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灯笼上的绳索就崩断，然后又修好了，像这样，一点一点地，没有丝毫征兆地，那个没有路标的夏天就悄悄地到来了。那种情况下也很难把它们全都扔掉，于是干脆放着，想着万一还能派个用场，这样一来，之前那种因为没有看个清楚而产生的内疚感也因此而得到抚慰，人也能安然入眠了。

关键的当然是它点亮时的样子。但相比较而言，它在正午时分呈现的微微发白的样子反倒更为引人注目。让人

郁闷的是，它们实际上会成为昆虫们的路标，所以这些灯笼只不过是稍稍做个样子，短时间地被点亮而已。而且那时太阳很迟才会落山，而她在太阳落山之后没多久就得睡觉，当时还很小的她还必须得待在家里，或许也因为这样，它们只能被点亮短短的一段时间。这些路标在夏季白天的时候，既不会被看到也不会晃动，尤其让人感觉到不安和含糊。路标过多的夏天朝着路标消失的夏天推移。使比亲人刚死之后更为浓烈的死亡气息不动声色地显现出来的夏天，朝着就连这件事本身也无法预知的朦胧之处隐没而去。

窗边的树

她起初所住的那个家的第二层全都为书本及其主人所占据了。而从第三层走下楼的她，如果是并不寒冷的季节，就能透过总是打开的半边的门，看到面对着书桌的那个背影，以及在他的头上那格外明亮翠绿的小小的叶子在闪闪发光的窗子。长条形的书桌大致被摆放在了房屋中央。其靠近窗户的那头摆放着待客用的桌椅。父女二人在这里吃早餐的习惯曾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在那期间，或许是因为要打扫第三层了，或许是因为喜欢清晨的阳光的缘故吧，闪着亮光的那棵树的名称，就在那样的一个清晨，就在桌子旁，被加入了一个五岁小孩的词汇库中。恰好，那时它正处于花期，盛开着格外鲜红艳丽的花朵。那花萼肥厚、鲜艳，让幼小的孩子惊奇不已。

在早餐习惯养成以前，这个幼小的孩子几乎从来没有靠近过这扇窗户。窗户和书房之间是书库，它有着一扇左右对开的门。那里她就更是极少涉足了。那里原本应该被用作大厅的。但高高的书架毫无缝隙地排列在一起，几乎把整个窗户都给堵住了，给人一种微微发暗的西洋纸特有的清冷的感觉。中间倒是开阔空旷，但周围柜子的玻璃门反射着暗淡的光，极为瘆人，令人望而却步，不敢穿行其间。一旦走过去，前方就是被用作储物间的小屋了。里面储存着当时已经渐渐难以入手了的谷类等东西，或许还有属于对面料理店的那部分。那是亲戚家经营的一家料理店。它的一楼还有两间供员工们混杂居住的屋子。幼小的孩子要找看护自己的人，于是第一次一个人穿过了书库。这时候她才发现，没有堵住窗户的那面墙的一个角落明晃晃的，画有三四个正在劳作的人的影子画，看起来遥不可及。

对于二层，她就更是不熟悉了。她只对其中的一个角落有过一次比较清晰的记忆。那里原本是什么地方已经无

所谓了，总之现在是用作了书库。在被人带出去散步的去路或是回途中，她曾喊过当时并不在书桌边的那个人的名字，此时，通常她都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扇门的那扇门忽地就打开了。那个正在找着什么东西的人仿佛很惊喜地又发现了别的东西一样笑咪咪看着她。二层的纵深就是在幼儿的眼里看来也不是很深。白天都需要开着灯。书本一直堆到了天花板。封底多是用腐朽的树叶颜色装帧的，且镶着闪闪发光的金箔。在紧邻门口的地方，还有一个白得突兀的、小小的洗脸池。完全占据了第二层的人也在用三楼的浴室和居室等，或许是因为二楼的浴室用不了所以才去借用的。

关于要搬去的地方，他从住在附近一所别墅中的某个熟人那里打探到了刚建好的出租屋的情况。他自掏腰包扩建书库的工程当然可以加紧进行，但它连之前四分之一的容积都没有了，并且与之相连的、用作书房的小屋连阳光和风也透不进去。小屋里面，除了没什么大用的一扇窗户和出入口之外，其他的东西都被很结实的书架重重包围住